

第八十一回

鎮海寺心猿知怪

黑松林三衆尋師

詔表三藏師徒到鎮海禪林寺，衆僧相見，安排齋供，四衆食畢，那女子也得些食力，漸漸天昏，方丈裏點起燈來。衆僧一則是問唐密取經來歷，二則是貪看那女子，都攢攢簇簇，排列燈下。三藏對那初見的喇嘛僧道：「院主，明日難了寶山，西去的路途如何？」那僧雙膝跪下，慌得長老一把扯住道：「院主請起。我問你個路程，你爲何行禮？」那僧道：「老師父明日西行，路途平正，不須費心；只是眼下有件事兒不體面，一進門就要說，恐怕冒犯洪威，却纔齋罷，方敢大胆奉告。老師東來，路遙辛苦，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甚好；只是這位女菩薩，不方便，不知請他那裏睡好。」

三藏道：「院主，你不要生疑，說我師徒們有甚邪意。早間打黑松林過，撞見這個女子，

在樹上。小徒孫悟空不肯救他，是我發菩提心，將他救了到此。隨院主送他那裏睡去。」那僧謝道：「既老師寬厚，請他到天王殿裏，就在天王爺爺對後，安排個草鋪，教他睡罷。」三藏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遂此時，衆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後睡去。長老就在方丈中，請衆院主自在，遂各散去。三藏吩咐悟空：「辛苦了，早睡早起。」遂一處都睡了，不敢離側，護着師父。漸入夜深，正是那——

玉兔高升萬籟寧，天街寂靜斷人行。銀河耿耿星光燦，鼓發譙樓轆換更。

一宵晚話不題。及天明了，行者起來，教八戒、沙僧收拾行囊，馬匹却請師父走路。此時長老還貪睡未醒。行者近前叫聲：「師父。」那師父把頭抬了一抬，又不曾答應得出。行者問：「師父怎麼說？」長老呻吟道：「我怎麼這般頭懸眼脹，渾身皮骨皆疼？」八戒聽說，伸手去摸摸身上，有些發熱。馱子笑道：「我曉得了。這是昨晚見沒錢的飯，多吃了幾碗，倒沁着頭，睡傷了。」行者喝道：「胡說！等我問師父端的何如？」三藏道：「我半夜之間，起來解手，不會戴得帽子，想是風吹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這還說得是。如今可走得路麼？」三藏道：「我如今起坐

不得，怎麼上馬？——但只誤了路啊！行者道：「師父說那裏話？常言道：『一日爲師，終身爲父。』我等與你做徒弟，就是兒子一般。你既身子不快，說甚麼誤了行程，便寧耐幾日，何妨？」

兄弟們都伏侍着師父，不覺的早盡午來昏又至，良宵纔過又侵晨，光陰迅速，早過了三日。那一日，師父欠身起來叫道：「悟空，這兩日病體沉痾，不曾問得你：那個脫命的女菩薩，可曾有人送些飯與他吃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管他怎的？且顧了自家的病着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你且扶我起來，取出我的紙筆墨，寺裏借個硯臺來使使。」行者道：「要怎的？」長老道：「我要修一封書，並關文封在一處，你替我送上長安駕下，見太宗皇帝一面。」

行者道：「這個容易。我老孫別事無能，若說送書，人間第一。你把書收拾停當與我，一筋斗送到長安，遞與唐王，再一筋斗轉將回來，你的筆硯還不乾哩。——但只是你寄書怎的？且把書意念念我聽。念了再寫不遲。」長老滴淚道：「我寫着——」

「臣僧稽首三頓首，萬歲三呼拜聖君；文武兩班同入目，公卿四百共知聞。當年奉旨離東土，指望靈山見世尊。不料途中遭厄難，何期半路有災連。僧病沉痾難」

進步，佛門深遠接天門。有經無命空勞碌，啟奏當今別遣人。」

行者聽得此言，忍不住呵呵大笑道：「師父，你忒不濟，略有些些病兒，就起這個意念。你若是病重，要死要活，只消問我。我老孫自有個本事問道：「那個閻王敢起心？那個判官敢出票？那個鬼使來勾取？」若惱了我，我拿出那大鬧天宮之性子，又一路棍，打入幽冥，捉住十代閻王，一個個抽了他的筋，還不饒他哩！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我病重了，切莫說這大話。」

八戒上前道：「師兄，師父說不好，你只管說好！十分不慙，我們趁早商量，先賣了馬，典了行囊，買棺木送終散火。」行者道：「獸子又胡說了！你不知道。師父是我佛如來第二個徒弟，原叫做金蟬長老；只因他輕慢佛法，該有這場大難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師父既是輕慢佛法，貶回東土，在是非海內，口舌場中，託化做人身，發願往西天拜佛求經，遇妖精就捆，逢魔頭就吊，受諸苦惱，也該了；怎麼又叫他害病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裏曉得？老師父不會聽佛講法，打了一個盹，往下一試，左脚腳下躡了一粒米，下界來，該有這三日病。」八戒驚道：「像老豬吃東西，潑潑撒撒的，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哩！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佛不與你業生爲念。你又不。人云：

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！」師父只今日一日，明日就好了。」

三藏道：「我今日比昨不同，咽喉裏十分作渴。你去那裏，有涼水尋些來我吃。」行者道：「好了師父要水吃，便是好了。等我取水去。」即時取了鉢盂，往寺後面香積廚取水。忽見那些和尚一個個眼兒通紅，悲啼哽咽，只是不敢放聲大哭。行者道：「你們這些和尚，忒小家子樣！我們住幾日，臨行謝你，柴火錢照日算還。怎麼這等膿包！」衆僧慌跪下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行者道：「怎麼不敢？想是我那長嘴和尚，食腸大，吃傷了你的本兒也？」衆僧道：「老爺，我這山，大大小小，也有百十衆和尚，每一人養老爺一日，也養得起百十日，怎麼敢欺心，計較甚麼食用？」

行者道：「既不計較，你却爲甚麼啼哭？」衆僧道：「老爺，不知是那山裏來的妖邪，在這寺裏。我們晚夜間着兩個小和尚去撞鐘打鼓，只聽得鐘鼓響罷，再不見人回；至次日找尋，只見僧帽、僧鞋，丟在後邊園裏，骸骨尚存，將人吃了。你們住了三日，我寺裏不見了六個和尚。故此，我兄弟們不齒的怕，不由的不傷。因見你老師父貴恙，不敢傳說，忍不住淚珠偷垂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又驚又喜道：『不消說了，必定是妖魔在此傷人也。等我與你勦除他。』衆僧道：『老爺，妖精不精者不靈。一定會騰雲駕霧，一定會出幽入冥。古人道得好：「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」老爺，你莫怪我們說：你若拿得他住哩，便與我荒山除了這條禍根，正是三生有幸了；若還拿他不住啊，却有好些兒不便處。』行者道：『怎叫做好些不便處？』

那衆僧道：『直不相瞞老爺說。我這荒山，雖有百十衆和尚，却都只是自小兒出家的：

『髮長尋刀削，衣單破衲縫。早晨起來洗着臉，又手躬身，皈依大道；夜來收拾燒

着香，虔心叩齒，念的彌陀。舉頭看見佛，蓮九品，執三乘，慈航共法雲，願見祇園釋

世尊；低頭看見心，受五戒，度三千，生生萬法中，願悟頑空與色空。』

『諸檀越來啊，老的，小的，長的，矮的，胖的，瘦的，一個個敲木魚，擊金磬，挨挨拶拶，兩卷法華經，一算梁王懺；諸檀越不來啊，新的，舊的，生的，熟的，村的，俏的，一個個合着掌，眼着目，悄悄冥冥，入定蒲團上，牢關月下門：一任他鶯啼鳥語鬧，爭鬪，不
上我方便慈心大法乘。』

「因此上，也不會伏虎，也不會降龍；也不識的怪，也不識的精。你老爺若還惹起那妖魔啊，我百十個和尚只殺他一頓飽；一則墮落我衆生輪迴；二則滅抹了這禪林古跡；三則如來會上，全沒半點兒光輝。」——這却是好些兒不便處。」

行者聞得衆和尚說出這一段的說話，他便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高叫一聲：「你這衆和尚好獸哩！只曉得那妖精，就不曉得我老孫的行止麼？」衆僧輕輕的答道：「實不曉得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今日略節說說，你們聽着：——」

「我也曾花果山伏虎降龍，我也曾上天堂大鬧天宮。饑時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兩三顆，渴時把玉帝的酒輕輕噉了六七鍾。睜着一雙不白不黑的金睛眼，天慘淡，月朦朧；拿着一條不短不長的金箍棒，來無影，去無踪。說甚麼大精小怪，那怕他億想臆膿！一趕趕上去，跑的跑，顫的顫，躲的躲，慌的慌；一捉捉將來，銓的銓，燒的燒，磨的磨，春的春。正是八仙同過海，獨自顯神通！——衆和尚，我拿這妖精與你看看，你纔認得我老孫！」

衆僧聽着，陪點頭道：「這賊禿開大口，說大話，想是有些來歷。」都一個個諾諾連聲。只有那喇嘛僧道：「且住！你老師父貴恙，你拿這妖精不至緊。俗語道：『公子登筵，不醉便飽；壯士臨陣，不死即傷。』你兩下裏角鬪之時，倘貽累你師父，不當穩便。」行者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我且送涼水與師父吃了再來。」掇起鉢盂，着上涼水，轉出香積廚，就到方丈，叫聲：「師父，吃涼水哩。」三藏正當煩渴之時，便抬起頭來，捧着水，只是一吸。真個「渴時一滴如甘露，藥到真方病即除。」

行者見長老精神漸爽，眉目舒開，就問道：「師父，可吃些湯飯麼？」三藏道：「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，我病兒減了一半，有湯飯也吃得些。」行者連聲高高叫道：「我師父好了，要湯飯吃哩。」教那些和尙忙忙的安排。淘米煮飯，捍麵烙餅，蒸饅饅，做粉湯，抬了四五桌。唐僧只吃得半碗兒米湯。行者沙僧止用了一席。其餘的都是八戒一肚餐之。家伙收去，點起燈來，衆僧各散。

三藏道：「我們今住幾日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三整日矣。明朝向晚，便就是四個日頭。」三藏

道：「三日誤了許多路程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也算不得路程，明日去罷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就帶幾分病兒，也沒奈何。」行者道：「既是明日要去，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看。」三藏驚道：「又捉甚麼妖精？」行者道：「有個妖精在這寺裏，等老孫替他捉捉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呀，我的病體未可，你怎麼又與此念，倘那怪有神通，你拿他不住啊，却又不是害我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好滅人威風，老孫到處降妖，你見我弱與誰的？只是不動手，動手就要贏。」三藏扯住道：「徒弟，常言說得好：『遇方便時行方便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操心怎似存心好？爭氣何如忍氣高？』」

孫大聖見師父苦苦勸他，不許降妖，他說出老實話來道：「師父，實不瞞你說，那妖在此吃了人了。」唐僧大驚道：「吃了甚麼人？」行者說道：「我們住了三日，已是吃了這寺裏六個小和尚了。」長老道：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」他既吃了寺內之僧，我亦僧也，我放你去；只但用心仔細些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說，老孫的手到就消除了。」

你看他燈光前吩咐八戒沙僧看守師父，他喜孜孜跳出方丈，竟來佛殿看時，天上有星月還未上，那殿裏黑暗暗的。他就吹出真火，點起琉璃，東邊打鼓，西邊撞鐘，響罷，搖身一變，變

做個小和尚兒，年紀只有十二三歲，披着黃絹褌衫，白布直裰，手敲着木魚，口裏念經。等到一更時分，不見動靜。二更時分，殘月纔升，只聽見呼呼的一陣風響，好風——

黑霧遮天暗，愁雲照地昏。四方如潑墨，一派靛妝渾。先刮時揚塵播土，次後來倒

樹摧林。揚塵播土星光現，倒樹摧林月色昏。只刮得嫦娥緊抱梭羅樹，玉兔團團

找藥盆。九曜星官皆閉戶，四海龍王盡掩門。廟裏城隍覓小鬼，空中仙子怎騰雲？

地府閻羅尋馬面，判官亂跑趕頭巾。刮動崑崙頂上石，捲得江湖波浪混！

那風颯然過處，猛聞得蘭麝香熏，環珮聲響。即欠身抬頭觀看，呀！却是一個美貌佳人，竟上佛殿。行者口裏嗚哩嗚喇，只情念經。那女子近前一把攙住道：「小長老，念的是甚麼經？」行者道：「許下的。」女子道：「別人都自在睡覺，你還念經怎麼？」行者道：「許下的，如何不念？」女子攙住，與他親個嘴道：「我與你到後面耍耍去。」行者故意的扭過頭去道：「你有些不曉事。」女子道：「你會相面？」行者道：「也曉得些兒。」女子道：「你相我怎的樣子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相你有些兒偷生掂熟，被公婆趕出來的。」女子道：「相不着相不着我！」

「不是公婆趕逐，不因掂熟偷生。奈我前生命薄，投配男子年輕，不會洞房花燭，

避夫逃走之情。

「趁如今星光月皎，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。我和你到後園中交歡配鸞儷去也。」行者聞言，暗點頭道：「那幾個惡僧都被色慾引誘，所以傷了性命，他如今也來哄我！」就隨口答道：「娘子，我出家人年紀尚幼，却不知甚麼交歡之事。」女子道：「你跟我去，我教你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也罷，我跟他去，看他怎生擺佈。」

他兩個攙着肩，擡着手，出了佛殿，竟至後邊園裏。那怪把行者使個絆子腿，跌倒在地，口裏「心肝哥哥」的亂叫，將手就去招他的臊根。行者道：「我的兒，真個要吃老孫哩！」却被行者按住他手，使個小坐跌法，把那怪一轆轤，掀翻在地上。那怪口裏還叫道：「心肝哥哥，你倒會跌你的娘哩！」行者暗算道：「不趁此時下手，他，還到幾時？」正是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。就把手一叉，腰一躬，一跳跳起來，現出原身法象，輪起金箍鐵棒，劈頭就打。那怪倒也吃了一驚。他心想要道：「這個小和尚這等利害！」打開眼一看，原來是那唐長老的徒弟姓孫的。

他也不懼。你說這是甚麼精怪！

金作鼻，雪鋪毛。地道爲門屋，安身處處牢。養成三百年前氣，曾向雲山走幾遭。一飽香花和蠟燭，如來吩咐下天曹。托塔天王恩愛女，哪吒太子認同胞。也不是個填海鳥，也不是個戴山鰲。也不怕的雷煥劍，也不怕的呂虔刀。往往來來，一任他水流江漢闊；上上下下，那論他山聳秦恒高。你看他月貌花容嬌滴滴，誰識得是個鼠老成精逞點豪！

他自恃的神通廣大，便隨手架起雙股劍，玎玎璫璫的響，左遮右隔，隨東倒西行者雖強，却也撈他不到。陰風四起，殘月無光。你看他兩人後園中一場好殺！

陰風從地起，殘月蕩微光。問靜梵王宇，闌跚小鬼廊。後園裏一片戰爭場，孫大士，天上聖；毛氈女，女中王。賭賽神通未肯降。一個兒扭轉芳心噴黑禿，一個兒圓睜慧眼恨新妝。兩手劍飛，那認得女菩薩？一根棍打，狠似個活金剛。響處金箍如電掣，霎時鐵白耀星芒。玉樓抓翡翠，金殿碎鴛鴦。猿啼巴月小，鴈叫楚天長。十八尊

羅漢，暗暗喝采；三十二諸天，個個慌張。

那孫大聖精神抖擻，棍兒沒半點差池。妖精自料敵他不住，猛可的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抽身便走。行者喝道：『潑貨！那裏走！快快來降！』那妖精只是不理，直往後退；等行者趕到緊急之時，即將左脚上花鞋脫下來，吹口仙氣，念個咒語，叫一聲『變！』就變做本身模樣，使兩口劍舞將來，真身一幌，化陣清風而去。這却不是三藏的災星？他便竟撞到方丈裏，把唐三藏攝將去雲頭上，杳杳冥冥，霎霎眼，就到了陷空山，進了無底洞，叫小的們安排素筵席成親不題。

却說行者鬪得心焦性燥，閃一個空，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來，乃是一隻花鞋。行者曉得中了他計，連忙轉身來看師父。那有個師父？只見那猓子和沙僧口裏嗚哩嗚哪說甚麼。行者怒氣填胸，也不管好歹，撈起棍來一片打，連聲叫道：『打死你們！打死你們！』那猓子慌得走也沒路。沙僧却是個靈山大將，見得事多，就軟軟溫柔，近前跪下道：『兄長，我知道了。想你娶

打殺我兩個，也不去救師父，竟自回家去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打殺你兩個，我自去救他！」沙僧笑道：「兄長說那裏話？無我兩個，真是一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。」兄啊，這行囊，馬匹，誰與看顧？寧學管鮑分金，休訪孫龐鬪智。自古道：「打虎還得親兄弟，上陣須教父子兵。」望兄長且饒打，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，尋師去也。」

行者雖是神通廣大，却也明理識時；見沙僧苦苦哀告，便就回心道：「八戒，沙僧，你都起來。明日找尋師父，却要用力。」那馱子聽見饒了，道：「哥啊，這個都在老豬身上。」兄弟們思想，那曾得睡，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，一口吹散滿天星。

三衆只坐到天曉，收拾要行，早有寺僧攔門來問：「老爺那裏去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好說。昨日對衆誇口，說與他們拿妖精，妖精未曾拿得，倒把我個師父不見了。我們尋師父去哩。」衆僧害怕道：「老爺，小可的事，倒帶累老師；却在那裏去尋？」行者道：「有處尋他。」衆僧又道：「既去莫忙，且吃些早齋。」連忙的端了兩三盆湯飯，八戒儘力吃個乾淨，道：「好和尚！我們尋着師父，再到你這裏來耍子。」行者道：「還到這裏吃他飯哩！你去天王殿裏看看那女

子在否。」衆僧道：「老爺不在了，不在了。自是當晚宿了一夜，第二日就不見了。」

行者喜喜歡歡，辭了衆僧，着八戒，沙僧，牽馬挑擔，竟回東走。八戒道：「哥哥差了，怎麼又往東行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豈知道！前日在那黑松林綁的那個女子，老孫火眼金睛，把他認透了，你們都認做好人。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，攝師父的也是他！你們救得好女菩薩！今既攝了師父，還從舊路上找尋去也。」二人嘆服道：「好好好！真是粗中有細！去來，去來！」三人急急到於林內，只見那——

雲謫謫，霧漫漫；石層層，路盤盤。狐踪兔跡交加走，虎豹豺狼往復鑽。林內更無妖

怪影，不知三藏在何端。

行者心焦，掣出棒來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大鬧天宮的本相，三頭六臂，六隻手，理着三根棒，在林裏辟哩撥喇的亂打。八戒見了道：「沙僧，師兄着了惱，尋不着師父，弄做個氣心風了。」原來行者打了一路，打出兩個老頭兒來，——一個是山神，一個是土地，——上前跪下道：「大聖，山神土地來見。」八戒道：「好靈根啊！打了一路，打出兩個山神土地；若再打一路，連太歲都打

出來！

行者問道：『山神土地，汝等這般無禮！在此處專一結夥強盜，強盜得了手，買些豬羊祭賽，你又與妖精結搆，打夥兒把我師父攝來，如今藏在何處？快快的從實供來，免打！』二神慌了道：『大聖錯怪了我耶。妖精不在小神山上，不伏小神管轄。但只夜間風響處，小神略知一二。』行者道：『既知，一一說來！』土地道：『那妖精在那正南下，離此有千里之遙。那廂有座山，喚做陷空山。山中有個洞，叫做無底洞。是那裏妖精到此變化，攝去你師父也。』

行者聽言，暗自驚心，喝退了山神土地，收了法身，現出本相，與八戒沙僧道：『師父去得遠了。』八戒道：『遠便騰雲趕去！』好獸子，一縱狂風先起，隨後是沙僧駕雲。那白馬原是龍子出身，馱了行李，也踏了風霧。大聖即起筋斗，一直南來。

不多時，早見一座大山，阻住雲脚。三人探住馬，都按定雲頭，見那山——

頂摩碧漢，峯接青霄。周圍雜樹萬萬千，來往飛禽啞啞噪。虎豹成陣走，獐鹿打叢行。向陽處，琪花瑤草馨香；背陰方，臘雪頑冰不化。崎嶇峻嶺，削壁懸崖。直立高峯，